

短
篇
小
说
集

小日子

张鲁镞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8年卷

张鲁镞

作家出版社

1247.7
1476

短篇
小说
集

小日子

张鲁镭 / 著

作家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日子/张鲁镞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4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8年卷)

ISBN 978-7-5063-4711-2

I. 小…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7097号

小 日 子

作 者: 张鲁镞

责任编辑: 雷 容

特约编辑: 朱晓岭

封面设计: 张守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210

字数: 182千

印张: 8

插页: 4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4711-2

定价: 2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涵

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

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

序

“小日子”解

李敬泽

这本短篇集名为《小日子》，“小日子”是北方话，日子而小，是对外面的大世界而言的，外面广大无边、热闹喧哗，有人发了大财有人倒了大霉，那和我没关系，在这里，我有我的小日子，它属于我、我老婆和我的孩子。

照此说来，这“小日子”近于“个人生活”或“私人生活”。但又不是。“个人生活”或“私人生活”的概念中包含着精神的张力，它是紧张的，它是个人在与世界的辩驳和区分中自我确立；但过“小日子”的人不为这个紧张，他不关心知识分子们焦虑的那些问题，他无意与世界辩驳——他也许意识到那是无效的，也许他只是觉得，相对于他对生活的主要关切，这种辩驳不过是废话。

他的关切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柴米油

盐酱醋茶；在这世上有属于他的一方空间，有属于他的基本的生活关系和基本的物质元素，他的“小日子”就过起来了。过“小日子”的人是小人物，他是谦卑的，对世界需索甚少，当然需索过多也是自寻烦恼，他本能地知道他的生活限度，在这个限度内，他自足，游刃有余。

——“小日子”之“小”指的就是这种小尺度内的日子，同时，在北方话的语境中，这个“小”字又有一种安稳感，这安稳正是来自于“小”，大日子必是不安稳的，人占了过大的空间他掌控不了，按下葫芦起了瓢，但“小日子”，它无论如何是我的，过大日子可能不合于天理，但如果“小日子”过不成，那真就是没了天理。我们相信天理总归会有的，所以，我们的“小日子”总归是安稳的。

于是，这“小”又有了一重自得其乐的意思：乐天知命，小有小的乐趣。鉴于这种乐趣是如此微小，如此不为人知也碍不着别人，这种乐就近乎“没事儿偷着乐”了，是一种隐秘的微笑，照亮了无数小人物的的小日子。

——总之，经我这么一番总结，“小日子”基本上就是没出息的日子，是不上进不昂扬的日子。在这个时代，报纸和知识分子和有志青中老年都是小日子的反对者。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人人都过小日子，世界确实无法进步，但话说回来，如果人人都不过小日子，就必定会闹腾得大家日子全过不成。上进的人只管去上进，其实是不必打扰那些过小日子的人的，过小日子的人所求的也不过是别来打扰我。但是，不打扰别人那就不叫上进，上进者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大人物，过的是大日子，有责任带领大家一起上进；知识分子和作家们通常是比较上进的，所以，在文学中，在小说中，我们基本看不见“小日子”。

但这本书写的都是“小日子”。张鲁镛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文学训练的写作者，也就是，还没人告诉她，写小日子是多么的政

治不正确和多么的没志向，她自己过的也是小日子，每日家柴米油盐、相夫教子，和楼下弹棉花的、钉鞋的、卖菜的谈天说地，探讨怎么做世上最好吃也最便宜的菜，怎么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交流家长里短的趣事，说到得意处，嘎嘎地笑到一处。

然后，她就这么写下来了，写得兴致勃勃，写得生动热闹细致入微，有时也写得潦草不成章法。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这是在深入生活，她更不知道她这是在写底层因为她也没觉得自己在高层，她只是在写邻居的事、朋友的事，写小日子里的风致。她的小说里没什么悲惨凄苦，倒不是她看不见悲惨凄苦，而是——有一回，她睁大眼睛，绝对认真严肃地对我说：人家都那么倒霉了，咱再写人家，合适吗？

——这样一个人，这样的小说，我认为值得一读。首先是有趣；其次是，让我们调整目光，来到“小日子”内部，让我们这些神经亢奋折腾不休的上进者们看看那些我们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的人间景象。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小日子”解	李敬泽	1
幸福王阿牛		1
我想和你一起玩		16
橘子豆腐		27
小日子		46
冯棉花		59
靴子沟里的文化人		76
酸菜馅饺子		98
双黄蛋		113
今晚的月亮		118
家庭主妇		127
缅怀青春痘		135

陈列人	145
脑筋姐	159
歪子有张风光脸	165
家有新房	180
俺家有台“神州七号”	185
夜并不深沉	202
狗子	221

幸福王阿牛

一个欢喜锅，两根酸黄瓜，三两小酒儿，王阿牛满肚子怡然。

何为欢喜锅？寡闻了吧！欢喜锅其实就是个小砂锅，锅里边有鱼头、虾头、鸡翅膀子、鸭脖子、猪血、猪肉皮、蒜瓣、干红辣椒和大葱段儿。还有好多用眼睛看不见的小料，欢喜锅全是仗着这些小料才把味道勾出来的。不过这属于本小店的绝活，食客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先把这些东西加汤用大锅煮（彩全出在汤上），再盛到一个个小砂锅里炖，使微火慢慢炖，时候愈长，东西愈烂，味道愈浓。砂锅被放在灶台上的一排排火眼上，老像吃不饱肚子似的在那儿咕嘟着。客人一就座，立马能端上来，等都不用等。一个人吃小号锅，八块钱；俩人吃中号锅，十二块钱；仨人吃大号锅，十五块钱。添汤不要钱。热热地吸溜一口，又香又鲜，还有股说不出的特别味儿。端锅的人在那儿喊了，慢点，别烫着。这香味儿隔着两条街就能闻着，

好多人都是嗅着味儿过来的。高峰时人多没座，就有些嫌累的把砂锅放在窗台上站着吃。不过王阿牛每次来都能得个好座，最里边挨着风景画儿的一张桌。这地方能看见窗外边的风景，胳膊腿也不至于让人撞来撞去，吃起来踏实又舒坦。

小店名叫欢喜店，地方不大总共有十张桌，分两排放，一排五张，中间是过道。门边上是个长条红板柜，类似大饭店里的吧台。上边放着俩酱紫色的酒坛子，坛子上用红油漆刷着个酒字。酒里边泡着人参、枸杞、白果什么的，酒挺上口，不冲，一块钱三两。王阿牛个个礼拜来，每次都要一个大号欢喜锅、三两小酒、两根酸黄瓜。这酸黄瓜味儿也地道，是用老陈醋泡的，上边沾着一层蒜末和碎红辣椒。吸两口欢喜锅，咬一口酸黄瓜，来口小酒儿，啊，全身都通透。店里的主食就是烤油饼。油饼他要完不当时吃，留着回去夜宵。王阿牛来的是时候，店里食客算上他才五六个人。这是一个礼拜中店里最清静的一刻，礼拜六晚晌。老板和伙计也能在这时候伸伸懒腰，斗斗嘴打个趣儿。老板是个五十开外的男人，高个儿，圆脸，鼻子大，鼻子上有好多小洞，通红通红的，看着扎眼。人们都喊他老红（谁知是鼻子红还是姓洪）。灶台上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忙活，伙计要伸手他不让，他不放心，他比伙计还累。5点以后吧人陆陆续续少起来。王阿牛回回找这个空当来。他不紧不慢地喝着小酒，嚼着欢喜锅，咬着酸黄瓜，脸上既悠闲又平和，连眼神都是安静的，没有一点焦躁。往往日子顺当而满足的人才会有这样脸面。热汤喝下去，脑门儿就渗出一层细汗，他用手边纸巾拍拍。

礼拜六是王阿牛最牛的日子，最期盼的日子，最神仙的日子，好几脸盆的汗珠子都是为这会子淌的。他把手里还沾着钢筋混凝土气味的钞票撒出去——舒坦。等会儿还有比吃欢喜锅更舒坦的事儿呢！王阿牛觉着这才叫日子，快活的日子，城里

人跟这样的日子叫幸福生活。

王阿牛已经被这城里的西北风吹有五六个年头，眼下他在工地上干活，报纸上管他们叫农民工。不过在王阿牛身上你可找不出来有任何农民工的痕迹。他天生白净，比城里人都白净，眼睛不大，有神，总是笑眯眯的。个子不高不矮，体形不胖不瘦。不算帅气，也不难看。留着介于“草坪”和“板寸”之间的那种发形，看上去既不张扬又不古板，像个中学教师。他的穿着也妥妥帖帖，大大方方。一身浅灰色运动服，脚下是黑色休闲系带儿布鞋。就连里边衬着的白老头衫也都是平平整整，不破，不脏，不窝囊，更别说有什么气味儿。手指甲都是透明的。白天不论怎么累，临睡前他都要洗脸洗脚，他可不能抱着一身泥灰上床。见过王阿牛的人都觉着他干净，干净得让人舒服，不是战战兢兢，时刻提防，觉着到处都脏，沾不得碰不得的那种。谁见过这样透亮的农民工？没谁。王阿牛干净不是让城里西北风给吹的，也不是让工地上水泥砂浆沷出来的。他在乡下时，村里人就说，这阿牛，怎么跟刚从河里捞上来似的水灵？王阿牛的干净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也许这就是城里人说的那个难以名状叫做气质的东西吧？

工友们说王阿牛身上不挂灰。这话不假，搭架子、和灰、砌砖、绑钢筋，干什么活他都不染衣裳，仿佛他身上有道隔离层，灰呀土的一看见他就扭头跑。连灰头土脸的工头都说，我看你倒像个管事儿的。上边来检查工作，好几次都把他当工头了。王阿牛绝对是个超凡脱俗的农民工。

用时髦话讲王阿牛热爱生活，他把自己的工棚小日子打发得有滋有味有汤有水。

王阿牛爱逛早市儿，每礼拜都能逛一二回。早市儿东西便宜，挺像农村大集。他逛着亲，逛着舒服。比逛大商场强，大商场里灯白晃晃地刺眼，把人照得没地方躲没地方藏的。工友

们不爱逛早市儿，关键是他们起不来，工友们还在被窝里响雷呢，王阿牛已经在早市儿上逛悠了。他得在6点前赶回来，6点开饭，7点就上工了。大家都说王阿牛精神头足，累一天也不耷拉脑袋还能上早市儿。他所有的家什都是打早市场挖掘出来的，身上穿的衣服、裤子、鞋，平时用的零零碎碎。他买的衣服样式新，质量也说得过去。穿在身上熨帖，看不出有早市儿痕迹。王阿牛会买东西，他会挑会选会砍价。砍价时也平和，从不鸡皮蒜脸。

他爱逛旧书摊儿，晚上工地打烊，他就一个人在道边的旧书摊上晃，挑一块钱一本的旧杂志。有时候也买名人传记。偶尔逛累了还到小摊上吃几个羊肉串喝一瓶儿啤酒，只喝一瓶儿，从不贪杯。他爱喝茶，拿一个圆肚子罐头瓶子当茶杯，罐头瓶上贴着两个戴着露珠的水蜜桃。（这是他从罐头商标上剪下来用大米饭粒粘上去的。）茶叶不是买的，是他得空到免票公园里采的野菊花晾干的。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儿就是往圆肚子罐头瓶里倒开水泡野菊花。歇空喝了再添水，罐头瓶的肚子总是满满的。王阿牛为人随和，谁要喝他就给谁倒。他还用这野菊花茶水淘大米干饭吃，他说清凉，进嗓子眼儿打滑。工地吃饭简单，一菜一饭一汤。主食是馒头或米饭，菜无非是土豆、萝卜、白菜、豆腐，汤也就是菠菜白菜一类，偶尔才会在菜里象征性地加几片肉。这些东西只填饱肚子不解馋。王阿牛爱鼓弄吃的，在吃方面他有经验。在早市场花一块钱买一堆青尖椒，再买几个烂苹果一头蒜。回来洗净放在一个废铁皮桶里。把锤子头用塑料袋包上，将东西捣碎。和厨房要一把盐往里一搅，这叫苹果辣子酱。他把馒头横着撕一条口子，把苹果辣子酱夹在里边当馅。他也拌米饭吃。这酱鲜辣爽口，是下饭的冤家。工友们也跑过来蹭着吃，他不小气。大伙儿都是老乡，有几个还和他一个村。有人说，哪个女人嫁给王阿牛那是

上辈子造化。老大不小的，琢磨着张罗个家得了。干脆把那个小红给收了吧。这个时候王阿牛大都会仄着头看天，白天看云，晚上看星，下雨天看天上勾着的一条条水线，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转腾些啥。

工地上现在是一个礼拜一开工钱，每次都是二百多块钱那样。最早是月工资，可民工们今天你借，明天他提前支，工头嫌闹得慌，说，干脆一个星期开一次，省着成天烦我。到礼拜六开完工钱给歇半天工，多数人都瘫在床上解乏，有腿脚勤快的就搭帮跑出去看西洋景，只是看看，没人舍得把钱甩在外边，顶大天来串儿油炸臭豆腐解解馋。王阿牛就不同了，他先去民生浴池洗澡搓澡，连洗带搓十块钱。等把身上的灰土都扔在澡堂后就去吃欢喜锅，这得花二十块钱。吃舒服了再去找小红。小红是他在立交桥下边认识的一个相好，做皮肉生意的。王阿牛每礼拜六去光顾她一次，每回给她五十块钱。小红说她家离这儿老远了，要坐三天火车一天汽车，她们那儿不下雪，不用穿棉衣。听她这么一说，王阿牛就更得意起来。他说，俺老家到这儿才五个小时，冬天下雪穿皮袄。掐指头算算王阿牛一个礼拜就造出去八十块钱，一个月下来固定要消费三百二十块钱。光这笔支出就将近月收入的一半，还没算平时的杂七杂八，不是吹的，除了王阿牛，有哪个工友敢试巴？有人也使个大劲跟他出来吃顿欢喜锅，回去十多天嘴里还吧嗒着响呢，让他们个个礼拜来？做梦吧！有人喊，要是天天能吃上欢喜锅嘛！王阿牛笑笑，天天捧着猪啃，肉还能香？那人拍拍脑袋，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王阿牛是工地上最潇洒的人；他干活时，屁股兜里总是响着个半导体，就像城里人耳朵上的MP3那样，不过比MP3内容丰富得多，那里边新闻、故事、唱歌样样有。别看样式土点，音量响着呢。有样东西他决不在早市场买，电池。半导体